

为《初探》喝彩

文/刘仲武

戏曲理论家王泰来,或曰表演艺术家、教育家都不为过。早就得悉王泰来正在写一本书,且是戏曲理论方面的。我虽年逾古稀,但求知欲望不减,我一直期待着她的著作问世,近闻她的书已经脱稿,正在安排出版,同时得悉郭汉城老对此书十分看好,非常支持,并为此书作了序,这更加深了我对此书的渴望。最近在一次交谈中,她向我详细地介绍了她的那本著作的内容,我听后十分震惊,她经过几十年的刻苦努力,从理论上揭示了中国戏曲的客观规律,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观点,她这种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和创造能力,使我肃然起敬。

王泰来是我的同班同学,那时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。1959年9月1日我们同时步入河北省戏曲学校(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前身),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来自农村,而王泰来来自大城市——天津,大多数同学没有任何基础,而王泰来早就在天津市的少年体操比赛中获得技巧三项赛的冠军。入学不久她便脱颖而出成了“尖子生”。她学演的一出《打焦赞》成了学校的金字招牌,无论是慰问解放军还是完成政治任务,就连赴天津给中央首长演出也是拿着这出戏,小杨排风——王泰来的名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学校传开了。紧接着又给她排了一出宋派名剧《扈家庄》,由“四小名旦”之一的宋德珠先生亲自授艺,此剧更是红得发紫。

梨园界都知道戏曲舞台是以演员为核心的,而排演新剧目导演又是不可或缺的角色,戏曲演员学导演是最省劲、最有效的。因为舞台上的“四功五法”早就装进肚子里了,排戏时可以信手拈来,我国有很多大导演都是演员出身。王泰来又瞄准了这一工作,20世纪80年代,她慧眼识珠,发现了胡芝凤主演的京剧《李慧娘》是出好戏,到苏州京剧团去学有方方面面的困难,她利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“速记法”,在连续观看了几场演出后就记录下来这出戏,很快就把这出戏从京剧移植成了河北梆子,为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排练了这出戏。胡芝凤演出的是京剧,把它移植成河北梆子,从唱腔到音乐都得变,节奏变了调度也必然要变,她导演这出戏等于是一个全方位的二度创作。剧院的尖子演员王云菊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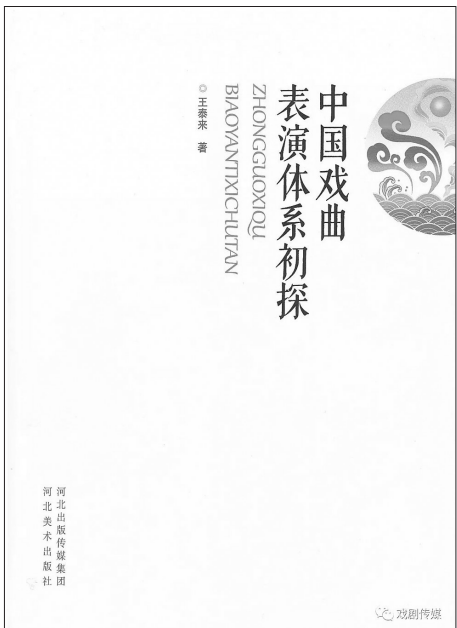
先重塑了李慧娘形象,一炮打响。此后,河北省的优秀河北梆子专业演员,几乎无一不学此剧,评剧、丝弦等地方剧种也有照搬学演此剧的。几十年过去了,至今依然还有不少剧团在演出此剧,河北《李慧娘》的辉煌不能不说是由于王泰来的聪明和付出,王泰来功不可没。

王泰来是个从不服输的人,她总是愿意站到巅峰上瞭望世界。自1985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向大师级的理论家张庚、郭汉城等导师学习后,便鲲鹏展翅翱翔在蓝天上,她不计名利,不计报酬,努力实践着她学习来的知识。理论指导着实践,实践丰富着理论。经过几十年的反复轮回,她竟然成为一个既有理论水平,又有实践经验,既有超前的导演理念,又有娴熟的表演手段的全方位的戏剧家。正如张庚老师所说:“学问必须联系实际,学问是为解决实际问题的。”王泰来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回到河北省艺术学校后,开始教授涉及音乐、舞蹈、戏曲等多个专业的《文艺学常识》《戏曲简史》《戏曲表演学常识》等文艺理论课,在此期间,她撰写了《戏曲程式与民族古典美学》《论中国戏曲程式的“意象”性》《宋派艺术风格》等数篇论文,这些论文都对戏曲程式进行了多侧面的论述,对舞台艺术实践和戏曲艺术教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这些论文为她撰写《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初探》一书起到了坚实的基础的作用。王泰来的这部书正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写,正符合张庚老师的教导。

《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初探》一书共分八章,每一章都与舞台实践紧密相连。她前后阐述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内涵、外延以及其典型特征、创作规律、戏曲舞台表演程式的形成与创新、表演性质、演员的表演与修养、戏曲导演的功力与任务等八个方面。洋洋洒洒34万字,可称得上是一部巨著。

我相信,王泰来的这部书问世,一定会在戏曲界产生重大影响,专业的戏曲演员,特别是有梦想的戏曲演员,拿到这本书一定会如获至宝,这本书一定会帮助有出息的演员开悟,提高表演水平,使自己更上层楼。

《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初探》,王泰来著,河北美术出版社



生命的本色

——品读颖川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

文/刘剑新

近日,收到报纸编辑的约稿函。因着父亲新著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出版,嘱我写篇书评。自己曾为作家、学者写过评论文章,然而,品读父亲这部由北京燕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、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散文集时,激动不已,思翼翩跹。

1

前两年,耄耋之年的父亲应北京《南风·燕鼎》杂志社的约稿,以翔实的史笔与灵动的诗笔,撰写了与国内多位文学家的友谊交往,文章分7期在刊物上发表。一时间,许多读者开始阅读颖川的近期散文;评论颖川的散文艺术,也在寻觅颖川以往出版的专著。一则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,二则我同刊物主编、北京市房山区作协刘泽林主席,和副主编、北京房山区作协陈玉泉秘书长交往深厚。二兄来家拜见父亲,建议要把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编入新书出版,同时也为了满足更多青年读者的阅读需求。

今夏,新书终于付梓。我高兴,泽林兄、玉泉兄高兴,父亲颖川先生也高兴。在一个室内比较凉爽的风雨天,老人家翻阅新书,喜上心头,迅即写下题和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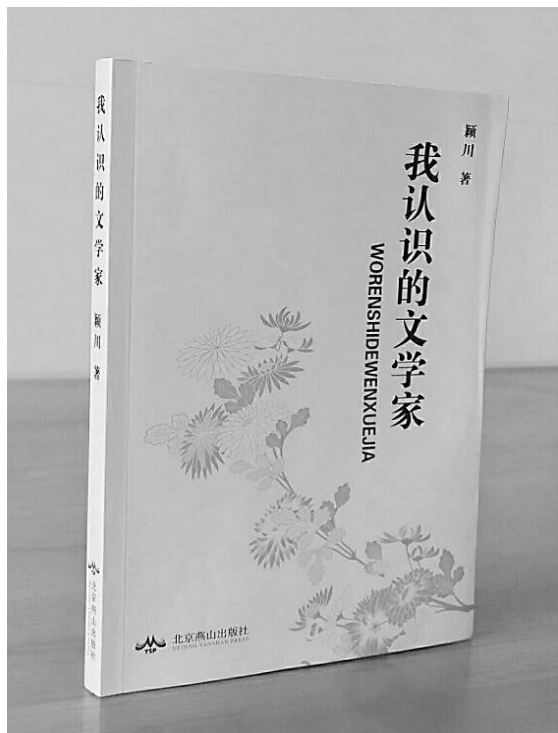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继《荷花赋》《羽片集》《临窗集》后,正式出版的第四部散文集。编入的作品包括作家印象、书简、回忆录、日记写作余谈、书画家简论、访问记、书评、序言,等等。虽然体式驳杂,但是,都不疏离文学艺术家及其作品。这部小集,无疑具有一定的文论色彩和史料价值。

我的这部散文集,宛若暮年得子,分外怜之。而这,似乎是人之常情。试问:世界上哪一家父母不稀罕初生的儿子?不偏爱自己的老疙瘩?本来,我的《野玫瑰》和《随感录》两部书稿,有望成为青年时代降生的双子。但做梦都没想到,却流产于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。几十年来,“每忆及此,我的心灵的伤痕,隐隐作痛。”

2

散文集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主要记述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父亲与中国知名作家的交往,书中收录多幅珍贵照片及与名家往来的手札。文集分为:文苑知交、一世文缘、艺海拾珠、书序集萃、附录等五个方面的内容。

开篇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是颖川散文集的力作。他饱含激情地撰写在历史轴线上的文学名家,有文学祖母冰心先生,有国际著名诗人朱子奇先生,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曹葆华先生,以及刘绍棠、徐光耀、林非、乔羽、贾大山、韩映山、梅洁、舒婷、张立勤、胡采、韦野、长正、李文珊、袁学骏、燕迅、尧山壁、刘章、李春雷等



等。高山仰止,读者无不敬佩颖川先生!

我在附录《我的父亲》中写道:“我是父亲的女儿,也是父亲的学生。”父亲颖川给予我文学的启迪与成长。他在《温馨的回忆》一文中提到,少年时代的女儿,聆听作家铁凝大姐的文学报告后,萌发了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志向。

3

“作家是永远长不大的儿童。”这是父亲的经典语录。纵览散文集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,写作体式多元,创作个性卓异,全然看不出他的高龄。而这,缘于挚爱生活的心态;缘于一生热衷于散文创作、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。林非教授曾为他的《羽片集》作序,称他为文体家。

在谈到父亲创作个性与审美价值时,我想引用《文艺报》在颖川作品研讨会后刊发的消息中的一段文字,“颖川散文受中国古典散文影响较深,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散文的艺术传统,有感受,有兴味,有诗意;讲真话,抒真情……颖川不仅写散文,还评散文。理论与创作相互促进,这是很值得借鉴的。”(见《文艺报》1992年11月28日第4版)

品读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,进一步体悟到文辞的美妙。他老人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,又深谙外国文学的精髓。通过70年来阅读经典与创作实践,将东西方文学艺术融会贯通,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审美

个性、艺术风格。

我的恩师袁学骏先生曾撰文写道:“剑新深受父亲的影响,是创、编、评的多面手。”前辈的高评,促使我更加努力,向父亲学习——学习他治学严谨的态度,学习他宽以待人的品格。

4

文学创作是颖川先生一生钟爱的事业,而今虽年事已高,思维依然敏捷,乐于在大寂寞中耕耘。他说,“一个人来到世间,总要有有所作为,总得有所追求有所探索有所长进有所突破,而这,才是人生的价值,生命的本色。”

在这部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中,直接或间接写到或提到的中外作家一百多位。其中,不乏与父亲有着深厚情谊的中老年作家,有的甚而也是我的挚友。几十年间,许多国内文艺界朋友来燕斋拜见颖川先生。这座普通的小院,见证了他们的友谊。

品读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,颖川与诸多知名作家的文坛往事,鲜为人知的文坛佳话,跃然纸上。使读者不仅能够解读颖川作品,了解颖川文学写作的经历,同时,能够打开读者心灵的密钥,引领读者写作的兴趣。这部集文学与史学相融合的散文集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,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。

《我认识的文学家》,颖川著,北京燕山出版社